

進了美國大廠的華裔優等生 他為何却選擇了跳樓自殺？

今年1月,谷歌向全體員工發送郵件——決定暫停所有 PERM 申請(這是想要移民美國的外籍雇員,獲得永久居留權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在這封郵件中,谷歌表示,隨著就業市場的形勢嚴峻,PERM 申請數量也在增加,谷歌決定暫停所有新的申請。

通道突然關閉,無數外籍雇員的命運都可能隨之改變。

獲得綠卡,是移民生活的第一道關卡。為了通關,人們想盡各種辦法。

但通往綠卡的路上,除了白紙黑字的規則,還需要很多運氣規避其中的繁複與騙局。

甚至是一場意外。

2019年9月,陳勤從自己工作的 Facebook 辦公大樓跳下,當場身亡。

作為曾經的高考狀元,陳勤畢業於浙江大學、美國南加州大學等名校,工作履歷涉及美國數個知名企業。

然而,在美國學習工作8年的陳勤,為什麼等來的不是綠卡,卻是悲劇?

上岸或溺水

常見獲得綠卡的方式無外乎幾種:工作、投資或投靠親屬。對陳勤這樣在美國深造過、擁有專業技能的人來說,最靠譜的方式是找一份工作——最好是“大廠”,然後通過 PERM 申請進入綠卡審批。在沒能取得認可,進入獲得綠卡的程序前,陳勤這樣的外國人會通過 H-1B 簽證在美國工作生活。

陳勤努力工作,希望能得到綠卡

H-1B 簽證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簽證,專門發給美國公司所雇具備專業技能的外國籍員工。H-1B 簽證什麼都好,但對想要永居的外國人來說,是個倒計時“炸彈”:長期來看,持有這項簽證,可以在美國工作3年,續簽3年,6年過去後,若是還沒能取得綠卡,就必須離開美國;短期而言,一旦離職,必須在60天內找到新工作,但如果離職原因是“被辭退”,就幾乎不會再有別的公司給機會。

持有 H-1B 簽證的陳勤,顯然想要在“爆炸”前拿到綠卡。因此,他選擇了互聯網巨頭 Facebook,拿到22萬美元的年薪,接來國內的父母、貸款買了房子,也為了更快獲得認可,成功“永居”,選擇了公司極具挑戰的 PIP 制度:只要業績過關、評分優異,就能陞職加薪,最重要的是,公司會出具證明助其拿到綠卡。

一路成績優異的陳勤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通過這一途徑獲得綠卡。但工作往往難

以盡如人意,進入 Facebook 後,一向在技術崗的他被派到廣告設計部門。

專業不對口、工作任務又多,即使他再努力,業績評分也始終在及格線徘徊;他申請調崗,也沒有回音。

因 PIP 考核不及格,陳勤被解雇



最終,因為 PIP 考核不合格,陳勤被解雇了——這意味着,也不會有其他工作接納他,簽證到期,沒能獲得綠卡,他和他的父母都要被遣返回國……在這些重壓下,他在接到解雇通知的當日跳樓自殺。

艱難的“投其所好”

一直以來,陳勤選擇的“職業移民”被視為最踏實、“坑”最少的獲取綠卡方式。通過自身努力表現、被雇主認可,進而留下來,更符合我們印象中與“奮鬥”有關的勵志敘事和那些常常被歌頌的“美國夢”。

早在2001年,中國電影《刮痧》中,梁家輝飾演的男主角許大同,便是以計算機研究相關的工作輕鬆獲得綠卡,開啓了一系列足以影響一代移民文化價值觀的探討;作為反面教材,2016年的電視劇《好先生》中,車曉飾演的甘敬則在畢業後未能找到可以獲得綠卡的工作,只能打道回府。

未能拿到綠卡的甘敬畢業後回國

困於“努力完成要求就能拿到綠卡”因局的陳勤們,可能忘記了綠卡不是成績合格證,而是移民接收國對自身發展“需要哪些外國人補充”的權衡。“有用”的人被準入,而什麼是“有用”,谷歌的暫停和 Facebook 的反復讓人明白,公司不是移民接收處,而給誰通關,它們有自己捉摸不定的打算。

如果職業移民枝節太多,尋找一些明確與綠卡、國籍掛鉤的項目,看目標國家、城市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再將自己適配,是不是就可以勝

券在握?

與陳勤相對應的,另一名中國留學生趙潘書的經歷,或許可以為這種艱難的“投其所好”來做注腳。

早在2009年,趙潘書便獲得了當年南開大學唯一的公派留學資格,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讀碩士,後又進入得州農業學院任教。和陳勤面對的“倒計時炸彈”一樣,趙潘書需要找到方法獲得綠卡留下來。

當時,美國正推出一項“MAVNI 計劃”——美國國家利益特別徵兵計劃。這一計劃似乎“英雄不問出處”,專門吸納通曉外國語言、有一定特殊職業背景、有意願通過效忠美軍移民美國的外國人——他們通過進入美軍部隊服役獲得綠卡,進而還可獲得國籍。

MAVNI 計劃使得外國人有機會拿到綠卡

為了順利留下來,趙潘書加入了 MAVNI 計劃,進入美國軍隊做了兩年底層士兵。但到了獲取綠卡、申請國籍的時候,風向發生了變化。

MAVNI 計劃雖然寫明瞭“供需”,但一開始就飽受爭議。政府一邊在推進徵兵、軍訓,讓趙潘書這樣的人進入美軍隊伍,一邊在思索和拉扯這種制度中的問題:有政客認為,MAVNI 計劃安全風險太高,“附贈”綠卡和國籍,更容易被恐怖主義和間諜活動利用;美國《軍事時報》認為,這個計劃單單只是應征者背景審核這一項,就牽扯了軍隊大量人力財力……

2016年,奧巴馬政府在一派質疑聲中,凍結了 MAVNI 計劃。2018年,美軍更是將一些像趙潘書這樣已經入伍、軍訓過的外國士兵除名,趙潘書成了“黑戶”。

面對弱勢的、求取綠卡的移民,比起發一封郵件解釋來龍去脈的“大廠”,政府移民計劃的出爾反爾,甚至沒有一張通知書。

血本無回

綠卡難求,需求難料。如果放棄探索移民的目標國家“需要什么”,不再絞盡腦汁與其匹配,而是另闢蹊徑,提出令人無法拒絕的請求——比如家庭團聚,或是選擇貢獻一些放之四海皆受歡迎的東西——比如金錢,是不是就能讓通往綠卡的道路變得順暢?

家庭團聚式移民,也被叫作“鏈式移民”,顧名思義,一人擁有綠卡,獲得國籍,便能一個接一個地以團聚的名義將家人帶入移民鏈條中,使之獲得永居身份。畢竟,血緣不能作假,團圓在哪个國家的文化中都頗為重要,家庭團聚式移民似乎只要滿足了血緣的硬性條件,就完全無法被拒絕。

一人獲得綠卡,家人也可獲得永居身份

但這依然不是毫無懸念的遊戲。對於前來團聚的親屬,各國有不同的有求:美國要求21周歲以上的公民才能擔保父母團聚,加拿大、澳大利亞對前來團聚的父母有收入要求,其中澳大利亞要求每人繳納4萬餘澳幣的“貢獻費”,如果不想交這筆錢,就要排隊等待30年。

即便如此,因為鏈式移民的“鏈條”龐大,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限額:2022年澳大利亞開放的申請名額僅有4500個,而這只是申請,後面還有漫長的審理過程。有的國家甚至乾脆採用“彩票綠卡”的方式抽籤辦理,讓團聚徹底成了運氣的比拼。最近幾年,關於“鏈式移民”的討論也常見諸報端,特朗普在任總統期間,更是一度醞釀徹底廢止鏈式移民政策,讓這條“通關”路變得迷霧重重。

如果用錢投資,能不能縮短時間、“買”到綠卡?

一個無奈的事實是,大多數想要通過投資、購房等方式獲取綠卡的人,都身在自己的國家,與想要移民的目標國相隔千山萬水。苦于將錢“撒”向何處這個信息差,也就給了一些“中間商”可乘之機。

綠卡衍生出許多“中間商”

去年7月,美國司法部發表了一份聲明,指控中間商李雪、王連波進行電匯詐騙、洗錢、阻礙聯邦選舉委員會管理競選財務法等。其中最重要的犯罪手段便是,他們通過設立虛假的投資移民項目,詐騙了超過150名中國人共2700余萬美元。

在近十年的時間里,李雪、王連波虛構了一個名為“湯普森教育中心”的私立教育機構,製作了關於這個項目的宣傳資料,欺騙中國國內想要投資移民的人。同時,兩人又用騙來的錢為美國政客捐款沒有任何政治傾向,誰火便捐款給誰,獲得機會出席活動、與政客合影,讓投資者誤認為他們的項目得到了美國官方的支持,獲得綠卡在望。

拿着騙來的錢,李雪、王連波一邊過着奢華的生活,一邊繼續給政客捐款維持“官方認證”的人設。而國內掏出巨額血汗錢的投資者們,只能陷入一年又一年沒有盡頭的等待中。

要有學識在異國他鄉立足,要有運氣搭上不會被中途驅逐的直通車,要有耐心經得起等待,要有火眼金睛識別一路上的牛鬼蛇神……拿到一張小而沉重的綠卡,從來不是“愛拼才會贏”的報償,而是一場需要付出各種“資本”、考驗各種“智識”的幸運闖關遊戲。

領館警告留學生勿幫人帶行李 華人在機場遭盤問

洛杉磯華人資訊網5月8日綜合報道:中國駐愛丁堡總領事館近日發佈一條重要通知,鄭重提醒領區內中國留學生切勿代收不明快遞。值得一提的是,其實這樣幫別人帶行李賺外快的事情,在美國也不少見。

近期,總領館接到多名中國留學生報告稱,因代收不明快遞或有償代收、代收並轉運不明快遞,被警方以涉嫌走私及濫用毒品罪罪問並移交法院起訴。

犯罪集團通過國際物流渠道,以小利誘惑缺少防範意識和法律知識的留學生代收或轉運不明快遞和郵包,實則被犯罪集團利用,參與或協助其走私毒品。

中國駐愛丁堡總領事館鄭重提醒領區內中國留學生切勿貪圖小利代收不明快遞或郵包。無論知情與否,均可被控走私及濫用毒品

罪。一旦被調查和起訴,將嚴重影響個人信譽,甚至有可能被判刑。

如遇此類情況,請務必拒絕,並可向當地警方報案。愛丁堡大學一名藝術系中國留學生因試圖用手提箱向蘇格蘭走私價值10萬英鎊的毒品而被判入獄兩年。

2017年7月5日,21歲的 Zixian Long 在格拉斯哥機場被發現攜帶10公斤大麻,隨後被控罪。據 Zixian Long 稱,有人通過網上聯繫了她的母親,稱如果她從西班牙巴塞羅那



幫帶行李回來,就會支付她的旅行費用。Zixian Long 說:“有一個免費去巴塞羅那的機會,我媽媽問我是否想和她一起去。”

Zixian Long 隨後和母親去打卡了這座城市的旅遊景點,包括博物館。然後,她的母親讓她把一個行李箱帶回來,這個行李箱是由一名中國男子放在他們的酒店的。Zixian Long 說:“我想幫我媽媽一個忙。我沒有想太多。我是她唯一的孩子,我們彼此之間有愛的紐帶。”

據 Zixian Long 說,她完全不知道行李箱里裝的是毒品。其辯護律師莫里斯·史密斯(Maurice Smyth)

也表示,Zixian Long 的背景是無可挑剔的,她沒有犯罪前科。並且,和其居住在一起的父親還是一名愛丁堡醫生。

史密斯希望法庭額外開恩,因為判決的影響不可低估。他說:“這對她的家庭和她自己而言都是一個可怕的污點。”

他要求警長湯姆·麥卡特尼(Tom McCartney)判處監禁以外的其他刑罰,但法官裁定此案過於嚴重。

Zixian Long 最終被判入獄兩年,她的母親也被判了2年8個月。

其實,幫人帶行李這件事情,就算在美國也不罕見。

不少華人表示成本較低,自己可以賺一些“外快”,且社交媒體上也充斥着各種“有償幫帶行李”的帖子。

“我祇欺負中國人,又沒欺負美國人,幹嘛抓我!”

“我祇欺負中國人,又沒欺負美國人,幹嘛抓我?快點放我回家,我要找媽媽!能不能快點判,我下個月還要過生日呢!”

這是2015年6月18日,美國加州洛杉磯波莫納高等法院庭審現場,一名中國女孩留下的話語,那種囂張跋扈,那種桀驁不馴,那種口出狂言,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大吃一驚!

女孩被法官帶進庭審現場時,還旁若無人地和兩名從犯章鑫磊及楊玉涵嬉笑打鬧,還時不時大笑。

女孩叫翟雲瑤,本次庭審的主犯,涉嫌一樁針對中國留學生的,極其變態、極其殘忍、極其兇惡的綁架案和校園霸凌案。

直到此時此刻,翟雲瑤依舊沒有覺得她犯了多大的法,依舊不知道她的罪行有多嚴重,依舊還在幻想她父母還能夠像以前一樣救她出來。

可惜,她不知道,這里是美國加州,這里對學生的法律保護有多嚴格,這里對校園霸凌的處罰有多嚴重。

就是這個女孩,就是這個案件,也給萬里之外的中國人們,帶來了巨大的震撼。原來校園霸凌是如此之嚴重,原來學生安全和利益還可以這樣保護,原來我們對學生霸凌的行為是如此的忽視。

翟雲瑤1996年出生在北京市一個較為富裕的家庭。父母忙于公司,沒時間來關心和教育孩子,唯一的關心方式就是給錢。

長此以往,翟雲瑤的性格變得自我膨脹,變得桀驁不馴,變得傲慢無禮,變得囂張跋扈。

上小學高年級的時候,她才十多歲,就已經開始當“大姐大”,拉幫結派,籠絡一幫同學,

圍在自己身邊,在學校里橫行霸道。

在初中,翟雲瑤上的是貴族學校,因瑣事與捨友發生了小衝突。翟雲瑤竟然找來幾個人,將這個同學打到耳膜穿孔。

翟雲瑤的父母知道後,去找對方的家長,求原諒,求私了,並支付了一大筆數額不菲的補償。事情被完美的擺平了,但翟雲瑤心狠手辣,惡名在外,同學們見到她都離得遠遠的。

眼看翟雲瑤在國內待不下去了,父母只得託人把她送出國。

剛來美國,翟雲瑤便招兵買馬,重新開始,要和國內一樣恃強凌弱。

翟雲瑤開始物色人選,很快楊玉涵和張鑫磊進入了她的視線。這兩人性格和脾氣,都和翟雲瑤一樣性格乖張,不學無術,花天酒地,喜歡呼朋喚友。

翟雲瑤通過撒錢,在學校里迅速物色了一批人,拉起來一支隊伍,又開始當起了大姐大,在學校里橫行霸道。

最讓人痛恨的是,他們從來不去招惹外國人,不敢去欺負美國人,專門向自己的同胞下手,尤其是老實巴交愛學習的中國學生、中國同胞。

有兩個人被翟雲瑤盯上了:一個叫麥嘉怡,另一個叫劉怡然。

劉怡然純粹是自身性格內向,為人老實,學習好,而且從不惹事。

麥嘉怡則是個意外,她連翟雲瑤欺負同胞,上前勸阻,被毆打一頓。從此成了翟雲瑤欺負的專職目標之一。

這一天,翟雲瑤又想對劉怡然施暴。便讓陸婉清約她到羅蘭崗鑽石酒吧。

劉怡然心中害怕,但還是帶着男朋友硬着頭

皮去了。

一看劉怡然還帶了一個男生,翟雲瑤便讓人將他趕走。然後指揮着手下把劉怡然帶到酒吧地下車庫的偏僻角落,開始毆打她。

很快,劉怡然被打的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眼睛腫脹,嘴角出血,額頭上也被打出一個斜長的口子。

劉怡然給翟雲瑤下跪,磕頭,嘴里不斷求饒。

劉怡然越痛苦,越求饒,越苦苦哀求,翟雲瑤越興奮。

她讓人扒光劉怡然的衣服,然後點起一根煙,拿煙頭狠狠地往劉怡然裸露的身上燙,一聲聲淒厲的慘叫,不斷從幽深黑暗的地下室傳來,令人心悸、毛骨悚然。

劉怡然已經被他們折磨得半條命都快沒了,但翟雲瑤仍然覺得不夠刺激、不夠過癮。

而後,翟雲瑤讓她把她拖到了外面的沙地上,逼着她吃地上的沙子。看着她一口一口,艱難的吞着沙子,一點一點的往下咽,被粗糙的沙礫嗆得嗓子疼,不斷的大聲咳嗽……

最後,翟雲瑤用剪刀剪掉劉怡然的頭髮,逼着她吃下去。劉怡然艱難地吞咽着,口水混着口水,不斷往嘴角流出。



期間,翟雲瑤還用打火機把她的頭髮燒焦了大半,劉怡然已疼得說不出話來,渾身不斷地抽搐着……

就這樣,整整七個小時過去了。翟雲瑤見劉怡然再也不動了,便把劉怡然往地下車庫一扔,揚長而去。

不久,一個酒吧客人在地下車庫發現了氣息微弱的劉怡然,當即報了警。

洛杉磯警方趕到現場,把她送到醫院,因為送醫及時,她脫離了生命危險,在病床上足足躺了2個月。

很快,警方抓捕了翟雲瑤及她的五名同夥,並向法院提起了訴訟。

至此,就發生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翟雲瑤的父母一聽說自己的愛女被抓進了美國監獄,於是想方設法地聯繫國內最好的律師,為她洗清罪名。

律師聽完案件經過,都直搖頭,認為美國的法律體系跟我們國內不一樣,事實很清楚,他們也無能為力。

2015年4月中旬,這樁“洛杉磯留學生綁架案”被移交至加州波莫納最高法院進行審理。

庭審期間,翟雲瑤等人氣焰十分囂張,徹底激怒了法官、法庭及眾多參加旁聽的正義人士。最後,翟雲瑤被判十三年,其他從犯也都受到了懲罰。並且服刑結束後永遠不得再到美國。